

谢希德:新中国首位女大学校长

“中国需要的科学家”

1921年3月19日,谢希德出生于福建省泉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她的父亲谢玉铭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,在科研和教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父亲丰富的藏书、每晚在书房工作到深夜的背影、经常谈起的优秀学生以及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“中国需要科学”,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谢希德,使其走上物理学研究之路,最终成为了“中国需要的科学家”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面对每况愈下的时局,父亲谢玉铭不愿在日寇统治下的地方苟安,带着全家开始了逃难的生活,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和颠沛流离的生活,谢希德更加强烈地意识到,只有摆脱强权压迫,使国家富强起来,人民才能有安定的生活。

1938年谢希德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大学,但就在这时候,病魔却找上了她,经过多次检查后谢希德被确诊为股关节结核,当时这种病被视为绝症。4年后,谢希德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疾病,但她的右腿却不能再弯曲,终身不良于行。然而,此时的谢希德已经顾不上这些,仍日夜苦学。经过艰辛学习,她收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在经历了3次高考之后,她终于再次踏进了大学的殿堂。

在厦门大学学习期间,她比任何同学都珍惜时光,恨不能将失去的时间都补回来。

1904年1月陈应庄(见图)生于湖南省耒阳县大义乡一个小康家庭,其父重视教育,八岁时送他到私塾读书。11岁时家道中落,陈应庄来到隔壁的永兴县玉泉寺做杂工。15岁那年,他考入长沙岳云中学。1921年,他转学到北京南方中学,在那里初步了解时局和新文化思想。后来,他又转入平民中学读书。1926年赴日本,进入东京东亚高等外国语学校学习日语,后在东京大正大学、京都帝国大学深造。10年后学成回国,在北平《世界日报》当记者。

1937年7月7日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陈应庄转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,主要撰写日文传单。次年,他调到武汉,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(厅长郭沫若)担任主任

划打乱了。不过,他俩很快就冷静下来,决定绕道英国返回祖国。在曹天钦的老朋友李约瑟博士的担保下,谢希德获得了一张可以进入英国特殊的“旅行通行证”,坐上开往英国的船。1952年,谢希德、曹天钦在英国完婚后,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归途。很多年以后,在上海举办的教师节晚会上,有学生问谢希德:“是什么力量使您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?”谢希德用苍老而有力的声音回答:“我爱中国!”

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

1949年,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谢希德收到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:新中国成立了!

从1950年到1951年上半年是留学生回国的高潮,钱三强、钱伟长、黄昆、邓稼先等先后回到祖国参加建设。一批批留学生怀着拳拳爱国之心,学成报效祖国的壮举,深深激励着谢希德。

其实,对于谢希德来说,下定回国的决心是十分艰难的。当时远在菲律宾的父亲谢玉铭,在得知谢希德回国的打算后,来信极力劝阻。谢希德读着父亲的来信,内心异常痛苦。她想:“父亲带我走进了知识的殿堂,他也是我从小敬佩的人。可是我觉得,新中国虽然还贫穷、落后,却是欣欣向荣的,正是我一展身手的地方。”怀着对祖国炽热和执着的爱,她最终还是选择回国。

1951年,获得博士学位的谢希德和男友曹天钦一起开始筹划回国事宜。然而就在此时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规定:凡在美国攻读自然科学、工程学、医科等学科的中国学生,一律不许返回中国大陆。这个规定一下子把他们的计

划打乱了。不过,他俩很快就冷静下来,决定绕道英国返回祖国。在曹天钦的老朋友李约瑟博士的担保下,谢希德获得了一张可以进入英国特殊的“旅行通行证”,坐上开往英国的船。1952年,谢希德、曹天钦在英国完婚后,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归途。很多年以后,在上海举办的教师节晚会上,有学生问谢希德:“是什么力量使您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?”谢希德用苍老而有力的声音回答:“我爱中国!”

出任复旦大学校长

回国后的谢希德被分配到复旦物理学系,担任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基础教学工作。此时的复旦大学物理系面临师资力量薄弱、教材不全等多重困难。谢希德认识到祖国的科学事业正在起步阶段,眼前的当务之急是为国家培养科学人才。因此,她欣然挑起了基础课教学的重担,全力以赴地工作。

1955年,半导体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,为了尽快培养一批半导体专门人才,教育部决定1956年在北京大学创办“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”,由北京大学物理系黄昆教授任主任,谢希德任副主任。接到通知的谢希德,十分兴奋。然而,当时她的儿子出生才5个月,面对家庭和事业的抉择,她没有丝毫犹豫地选择了北上。

经过近2年的辛勤耕耘,



“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”培养出了200多名半导体物理学专门人才。随着这批人才奔赴科研和生产的一线,我国半导体学科和半导体技术很快就独立自主地发展起来。

1983年,62岁的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,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。担任校长之后,谢希德特别注重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向,她率先改变在国内综合大学长期以来只有文科的格局,在复旦大学增设管理学院、经济学院等学院,加速各类人才的培养。她抓教师队伍建设,采用破格提升的方法,鼓励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,促进青年教师进步。

几十载耕耘不辍,让人们甚至谢希德自己都忘却了她是一位饱受癌症折磨了34年的老人——1966年谢希德就被确诊为乳腺癌。1999年12月,谢希德再次住进了医院,在住院期间,她坚持工作,每天翻阅外文文献、修改毕业论文、处理各种事务,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,再也无法站起,才不得不停止工作。谢希德于2000年3月4日逝世。

(摘自《读者报》11.19 王妍/文)

湘等军政官员会商。大家认为,不以同等军衔的高规格接待今井武夫,只能派少校军官负责,体现战胜国的威严。

何应钦指示廖耀湘挑选有一定接待工作经验、机警灵敏、会讲日语的少校军官担任这项工作。廖耀湘找来找去,发现只有陈昭凯

和陈应庄两人合适。陈应庄是少将,陈昭凯是上校参谋,廖耀湘决定暂时把他俩的军衔降为少校。陈应庄虽“连降三级”,但他觉得这是千载难逢见证重大历史的机会,乐意低佩少校军衔参与日本洽降代表的接待、警卫工作。

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2025年第11期 朱文科/文)



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代表到浙江玉山机场洽降,因机场发生意外,又把洽降地点改为湖南芷江。蒋介石发布命令,赋予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芷江洽降的12项任务,由他全权处理洽降事宜。日本大本营决定派出“中国派遣军”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前往芷江向中国军队洽降。

何应钦立即组建中国战区受降典礼筹备处,廖耀湘担任主任委员。何应钦召集各任他,经常在清晨与他同去河洲锻炼。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蒋介石致电侵



儿时的那些“要是”

长歌

儿时,我是个内心狂妄且喜欢瞎想的小孩,整天脑子里噼里啪啦地迸溅着各种不满。

“要是我做了妈妈,就不让我娃一个劲地只知道学习、学习、学习!”每每母亲督促我学习时,我一边愤愤地摔打着书本,一边暗暗发誓。

“要是我做了妈妈,我娃想咋玩爱咋玩,就咋玩,绝对不限制,一丁点都不限制!”我浑身弄得跟个泥猴一样,从外面跑回来,结果又被母亲训斥了一顿,心里自然有气。

“要是我做了妈妈,就不让我娃来回

唐代文学家陆龟蒙年少时就满腹经纶,可在科场上却屡试不第。有一年去考试,陆龟蒙病倒在考场上,被人抬出考场后,他想了很多。

好友皮日休劝他来年再考,陆龟蒙说再考下去小命休矣。回家后,陆龟蒙决定放过自己,自此打消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。他回到了原点,安心当个农夫,而且争取当个优秀的农夫,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,有人讽刺他,他却说:“尧舜禹舜,禹朕脏,吾一布衣,敢不勤乎?”

在积累农事的经验后,陆龟蒙写作了《耒耜经》,在这本书中,他详细介绍了犁、铲、耙、碌碡等工具的发明、沿革、制作和使用说明,他觉得写这些比那些吟风弄月的文字要有意得多。周围的农民为农事还常常向他请教,他成了真正的农业专家。

陆龟蒙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:“时候频过小雪天,江南寒色未曾偏。枫汀尚忆逢人别,麦陇唯应欠雉眠。更拟结茅临水次,偶因行药到村前。邻翁意绪相安慰,多说明年是稔年。”陆龟蒙在诗中表达了对丰收的展望,完全是一个农民的心态,平和、安宁、无争。

据说陆龟蒙活到八十多岁,在那个时代实属高寿。他放下了名利,也放过了自己。(摘自《现代家庭报》)

跑上10里路去补课,看把娃巴巴地盼着自己长大,以为做了妈妈,就能以最好的方式面对我的孩子。

35岁那年,我成了小学一年级男孩的妈妈,无比悲伤地发现:我,竟成远不及我的母亲宽容与智慧。

我纠结纠结,我拧拧巴巴,既做不好自己,也陪伴不好孩子。有时看着孩子,我常常心生惶恐:这小家伙,会不会也满心里沸腾着“要是我做了大人”?

又或许,这就是人生的浪潮吧,一浪又一浪,我们及整个社会才能被推动着前进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吃的代沟

夏学军

吃饭的时候,难免会剩一口汤、几片菜叶、半条鱼,父母便张罗着吃掉,要我一起分担,我不愿意,他俩便互相分推:这个菜你吃了,我吃这个。结果又是吃到撑的一顿,我多劝,无果。

父母的这种“节俭”行为,伴随他们大半辈子。如今父母年龄也大了,不能让他们再这样下去,我和爱人想了一个办法:父母喜欢小动物,养条狗,将剩饭喂给小狗吃,他们就会觉得食物没有浪费。

一段时间下来,效果真不错,小狗被养得毛壮毛顺,十分可爱。父母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,不像以前执着于“不浪费一口粮食”。

小孩子在吃上从不纠结。想吃就吃,不想吃就停下

来,吃饱就去玩,大人想让他们多吃一口都难。

很多时候大人真应该向孩子学习,那次我带孩子吃自助餐,我取了螃蟹、基围虾、烤肉,可是孩子并没有吃多少,反而一次次取了虾片来吃。我让他不要吃那些“不值钱”的,孩子一脸天真地反问我:“自助餐不就是想吃吃什么吃什么吗?”

那一刻我愣住了,孩子的话简单直接,却道出了自助餐的真谛。是啊,花了钱来享受自助餐,而不是用“值钱”与否来评判食物。孩子的世界如此纯粹,大人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各种世俗的观念所左右,连吃一顿自助餐都不能纯粹地听从内心。(摘自《扬子晚报》)

子不落

王太生

子不落,有天生的倔强。它与花朵不同。花开过,就顺其自然地掉落了,义无反顾地匆匆离去,是为了让位于成熟饱满的种子。而种子呢,并不着急什么,熬

了许久、坚守了许久,都不肯离开。有等待,也有期盼。等待一只鸟,将它叨到一处阳光充足、水源充分的地方;期盼一阵风,将它强劲鼓起,随着气流飞啊飞,落到它想去的地方。子一落,摔入泥土,大地湿润,便驻扎生须。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风来时

沈汉炎

野旷,天低
海风清凉清凉的,摸了过来
像指尖探遍了每一片
蓝色的金黄的海的肌肤
每个毛孔都荡漾着海水
婴儿呼吸般起伏
与妈妈的摇篮曲,节奏正契合

云淡,月小
顽皮的孩子还在细数
满篝的收获
叶子是一只只落地的鸟
偶尔也会忍不住,扑棱一下
带着羽毛的窸窣
风,却还赖在枝头上
我假装,没发现
会心一笑
又赶紧抚平嘴角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特留意

老厂的大道

何丽凤

最不能忘,那一些在工厂上早班的日子。天还黑着,一个人从热被窝里起身,黑咕隆咚里,冰冷着双手,骑一辆自行车来到工厂。更衣室里,换上脏旧的工装,进入机器轰鸣的车间。开始时,半闭了眼睛,四周上下锻铁通红,铁砂飞舞,唯当巨响。每天上午,总是要等到八点以后,千万道阳光犹如长剑一般,斜斜地射入车间天窗,这才完全睁开了眼睛,从昨夜蒙眬的睡意中彻底醒来。

睡眠不足,因为读书。当年,曾经无数次发誓,终有一天,我会离开这个工厂。终于离开了,却又一次次回来。最初十年,每次走过路过,总是驻足,朝向里边的厂区大道久久回望。以后的十年,知道工厂从市区迁往郊区,也曾两次过去,入住工厂对面的小旅馆。那时,还是在工厂没有最后关闭之前。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烟火



蜡梅在三四月份就有了小果子,挂在枝头,青软、若小杏;七八月,失水分、干瘪;十一月、十二月,黝黑、枯萎……等到又爆出鹅黄芽,舒展成冷滑的花瓣,上年的果子仍蔫头耷脑地滞在旧枝。

凉风中,细看蜡梅果子,一个一个外形椭圆拉长,像手摇的“爆米花机”,顶端又像婴儿撅着的小嘴,里面住着小小

洗